

和哥哥一起看朝阳（儿童文学）

■欧阳卓智

哥哥参加高考的时候，妹妹出生了。那一天，哥哥回到家中。咦，怎么多了一只摇篮？摇篮里躺着一个好小好小的婴儿，红里透白的小圆脸，闭着的双眼呈一条直线，嘴角儿略带笑意，睡得好香好香。妈妈连忙说：“恭喜你当哥哥了！”哥哥瞬间红了脸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伸出食指轻轻点了一下妹妹的额头。妹妹忽然就睁开了眼，她看到了哥哥，好像和哥哥通了电。有点神奇呢！

这一天，哥哥收到了一所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全家人都为他兴高采烈，妹妹也在摇篮里手舞足蹈。

后来哥哥就不见了，妈妈说他去省城上大学了。妹妹吃着妈妈的奶，慢慢长大一点，她想哥哥了。果然，天空飘雪的时候，哥哥回家了。赶上过大年，妈妈有些忙，就叫哥哥抱抱妹妹。妹妹高兴地把双手伸向哥哥，哥哥却摇摇头，羞涩地躲开了。抱抱我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小老虎。哼！妹妹有意见了。

一家人吃团圆饭，原本妈妈抱着妹妹坐在圆桌的这一方，可是妹妹总是指着哥哥坐的那一方，咿咿呀呀地扭来扭去，直到把她抱到哥哥旁边才消停。妹妹就看着哥哥吃菜吃饭，哥哥吃一口，妹妹也吃一口，哥哥喝一口汤，妹妹也要喝汤……

到了空调轻轻吹拂的夏天，哥哥又回来了。刚一进门，妹妹就冲着他喊了一声“哥哥”。哥哥吃了一惊，妈妈连忙问妹妹：“你会说话了？”爸爸更惊讶：“啊哈，咱家小妹妹第一声叫的是哥哥！有意

几年前，我家养了一只黑猫。父母舍不得，常用鱼汤拌饭喂它。黑猫身形肥硕，皮毛油光发亮，宛如一片黑绸裹在身上。它在月光下奔跑时，就像一匹驰骋的黑骏马。黑猫捕鼠，虎扑过去，一把按住，再张嘴一咬，动作干脆利落。

后来黑猫被人用铁夹子夹走，家中老鼠慢慢增多，夜晚又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父母常说，有黑猫在就好了。

不久，来了一只浑身亚麻色的猫。母亲说：“把麻猫留在这捉鼠。”这是一只母猫，它躲在墙外的稻草堆中，生下三只小麻猫。小麻猫拳头大时，母麻猫又失踪。三只小麻猫，只活下一只。

这只麻猫在我们精心喂养下，慢慢长大。看见我们坐下来，它便不知从哪儿钻出，“喵喵”地低声叫着靠近我们。麻猫用身子不停地蹭我的脚，满脸享受的样子。它还会半眯眼用头蹭父母的脚，一副舒服极了的模样。我们外出干活，麻猫便跑跑停停地跟着我们。“回去，莫乱跑！”在母亲的呵斥声中，麻猫极不情愿地停下脚步。我们劳作回家，麻猫又不知从哪儿箭一般地飞出，绕着我们兴奋地“喵喵”叫着。它的声音长一下短一下，好像在说：“开心！好开心哦！”父母总是嗔怪地说：“这家伙太黏人了！”

母亲把米饭倒进猫碗。麻猫过来，在猫碗边闻一下便转身，又躺在椅子下。“猫今天怎么不吃饭呢？”我奇怪地看着麻猫，“不像生病的样子！”我仔细打量麻猫。麻猫也歪着头，瞪圆一双蓝眼睛看我。“可能早上吃饱了吧。”母亲猜测说。晚上，麻猫又在猫碗边闻一下，便走开。我拿一根小棍，指着它：“吃不吃？”麻猫躺在地上，摇着尾巴，悠然地叫一声“喵”。母亲拿来一条鲫鱼，放进猫碗。麻猫一跃而起，咬住鲫鱼，呜呜呜地吃着。“这猫挑食！”我恍然大悟。我看着它嘴边的白须，揶揄它：“你这胡须是鱼骨变的吧？”我刚泡好一碗方便面，它就满脸馋相地凑过来，“喵，喵”讨好地叫着。我夹一大把喂它。它闻都不闻，张

思叻！”这以后，妹妹就成天叫着“哥哥，哥哥”。吃蛋羹，喝凉白开，尝西瓜，要尿尿了，要出去玩，妹妹都是叫“哥哥”。爸爸和妈妈笑作一团，可是哥哥却一声不响地在书房里呆着。

冬去春来，妹妹渐渐长大了。满屋子就听她的小嘴叽叽喳喳不停，她不仅走路带飞，还会唱会跳。从幼儿园回来，只要哥哥在家，妹妹就一刻不停地黏着他。妈妈切了苹果，妹妹又一大块送到哥哥嘴里。饭桌上，妹妹把喜欢吃的虾总往哥哥碗里夹，一直说：“哥哥你吃，你吃。”哥哥靠在床头看平板电脑，妹妹爬上去挨着他说说说那。可哥哥就是不搭理她。妹妹索性学着哥哥用手指在平板上划来划去。哥哥也不恼，随她一个人玩，他起身出去了。妹妹“哇”地大哭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妈妈连忙进来问。妹妹一边哭，一边说：“哥哥不喜欢我，他是坏哥哥！”妈妈一边为她擦眼泪，一边笑道：“哥哥哪里是不喜欢你呀，他要在电脑上学习呢，你打扰到他了呀！”妹妹说：“哥哥回来就要陪我玩的，我一个人玩有啥意思啊？”妈妈就说：“哥哥有学业有身，现在还不是玩的时候。妈妈可以陪你玩呀！你是最会说话的小喜鹊，而哥哥呢，却生来就是个闷葫芦。”妹妹头一歪，问：“闷葫芦是什么呀？能吃吗？甜不甜？”只听身后“扑哧”一声，原来是哥哥在笑啊！妹妹抓起玩具熊就去打哥哥……一边追，一边叫：“哥哥是闷葫芦，哈哈哈哈哈，哥哥是闷葫芦！”

麻 猫

■刘志斌

开嘴，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吃完，还伸出小舌头在碗里舔几下。我轻踢它一下，笑说：“你还喜欢吃香的喝辣的！”

几个月后，麻猫身上亚麻色的毛光滑厚实起来。它脖子下有一片白毛，像一个月牙儿。麻猫虽没黑猫那样英俊潇洒，但也健壮伶俐。它跑跳之间，身手敏捷，似活力四射的小青年。麻猫经常直起身子，伸出前肢，在木头上磨铁钩样的爪子，磨得霍霍作响。“看哪，麻猫捉了一只大老鼠！”母亲高兴地对我说。麻猫咬着大鼠，呜呜叫着坐在台阶上。忽然，麻猫头一扭，大鼠被抛上空中。大鼠掉落在地，蹬直四肢一动不动。麻猫盯着大鼠，伸出右爪，拨弄它。良久，大鼠缓缓爬起，缩身，沿着台阶边慢溜。麻猫箭步上前，一口咬紧，爬到树上去了。母亲笑说：“黑猫捕鼠，没它这个机灵劲。”傍晚时分，我清扫树下鼠头、鼠尾残骸时，对卧在地上的麻猫说：“以后捕鼠的重任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麻猫呢？”中午时，母亲突然问我。“今上午没见到。”我回母亲。四处寻找，不见麻猫踪影。母亲担忧地说：“可能又被人夹走了！”“也有可能跑外面去了，晚上会回的。”我安慰母亲。天黑了，还是不见麻猫。我们在期待中入睡。半夜，我被猫叫声弄醒。猫在屋后叫，叫得有气无力。母亲也醒来了，闻声说道：“是麻猫！”我急忙拿来手电筒，准备出去察看。“呼呼，呼呼呼。”一楼踏步房下传来一连串拖动的声音。我赶紧开灯。麻猫蹲在踏步房下，右脚上夹着一个夹兔子的大铁夹子，铁夹子上还有一条半米长的铁链。麻猫不知在什么地方被夹住，然后扯断铁链，从踏步房下的鸡洞中钻回来。

麻猫蜷缩在踏步房的角落里。“别咬我！”我说完，戴好厚手套，轻轻抓住猫脖子。

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
编辑:何 芬 版式:雷 俊 校对:刘 萍

丰收

■吕振华

当稻田把最好的长势
一阵接着一阵，交给村庄

父亲不顾年事已高
加入收割的行列

背对着太阳，穿过夏天
在镰刀的锋刃上获得丰收

挑选颗粒饱满的稻谷
是父亲留给子孙的口粮

咏物二首

■李昂

红叶咏

不是花兮胜似花，
霜枫处处焕红霞。
拾来夹进书丛里，
留住人间好岁华。

萱草吟

不分肥壤与瘠崖，
挤挤挨挨一望赊。
根茎曾医百家病，
更饶美味是黄花。

咏八一建军节

■周新铭

八一抒怀

南昌起义夜深中，
集结枪团炮火隆。
勇举吴钩沧海碧，
敢流热血染旗红。
开基军队殊功立，
抗日驱蒋傲骨忠。
莫道征途多险战，
精兵强弩赞英雄。

敬礼军旗

敬礼军旗华夏妍，
每逢佳节感怀牵。
人虽退伍听宣唤，
情倾保家写壮篇。
义务当兵初志守，
终生卫国贞员坚。
征衣未解重披挂，
祖国统一我上前。

“八一”颂——庆祝建军 95 周年

■汤显武

（一）

起义南昌号角鸣，
工农携手踏征程。
腥风血雨开天地，
铸就铜墙世界惊。

（二）

猎猎军旗舞宇穹，
神州八一颂英雄。
不忘初愿承新命，
碧血丹心再立功。

麻猫垂着头，一动不动，任我摆布。母亲说：“这猫有灵性，懂得我们在救它。”我用力踩下铁夹子的开关，把猫脚扯出。

麻猫蜷缩在角落里，伸出舌头，不停地舔着伤口。伤口很深，可见到脚掌骨头。我在麻猫伤口处倒上络合碘，用棉签涂抹均匀。麻猫伤口发炎，前脚掌肌肉都腐烂了，露出白森森的脚骨，走路一瘸一拐。“明天周末，带你去宠物医院，你别乱跑。”麻猫坐在地上，抬头听我的叮嘱。“喵呜”，麻猫一声短促的惨叫。“怎么了？”我急忙回头。麻猫右脚上露出的脚骨不见了。那截脚骨被麻猫衔在嘴里。没想到平时娇滴滴地黏人、偏食、戏弄老鼠的麻猫，竟然在一瞬间爆发出“壮士断腕”的力量，自己把脚骨咬出来！

我再不责骂麻猫的挑食。我每次钓鱼回来，都把那些活蹦乱跳的鲫鱼、白条为它留着。麻猫恢复了活力，在房前房后“喵喵”地叫着，悠然地躺着。麻猫右脚痊愈了，它又倚着树干，伸出左脚磨铁钩样的爪子。

夜深了，我摸黑去关屋侧边的厨房门。离门还有一米远样子，一道身影从我脚旁闪过，停在厨房门边。是麻猫！麻猫急促地叫着，声音沉闷有力，全是威胁的感觉。我急忙停住脚步。“怎么了？”母亲亮着手电筒走过来。只见麻猫弓起身子，不停地用左脚拔拉什么。“是蛇，一条长蛇！”我吓得赶紧后退。“麻猫，快过来！”我和母亲急切喊它。麻猫的背弓得更高，高成一个半圆，尾巴竖起就像一根插入空中的铁棍。麻猫如横眉怒目的金剛，横在蛇的前面。麻猫一边露出尖牙低沉地呜呜吼叫，一边伸出左脚不停地抓蛇。在麻猫声色俱厉的攻击下，那条蛇低下高昂的头颅，沿墙边溜走了。“好险哪！”我重重吐出一口气。

天热。麻猫坐在吊扇下，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，一下一下地舔着腿上的毛发。我扯着它的胡须，一字一顿：“你小子，不要乱跑乱吃，小心被夹走。你就在这过躺平的生活。”麻猫瞪着蓝宝石似的眼看我一下，四肢一伸，头一歪，把身体摊成一道弧形，悠悠地在地上睡了。